

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布局与祭祀空间营造分析

朱向东,陈 康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宋金时期,山西地区的民间祭祀活动成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庙会祭祀及其空间组织在历史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庙会祭祀的空间场所——寺庙建筑的布局和组成也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本文通过对其寺庙建筑分布、布局和组成等特征的描述和历史成因分析,探讨寺庙空间场所的构成及其与民间祭祀活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宋金时期;庙会;寺庙建筑;祭祀空间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1933(2014)04-282-04

1 晋地传统庙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源流

庙会一词,最早见于古籍《后汉书·张纯传》:“元始五年(公元5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祔祭”。这时的庙会专属于王公贵族的宗庙祖先祭祀,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政治性祭祀活动,与后世民间的庙会差别很大。尽管如此,依旧可以寻找出后世与上古宗庙的丝丝联系^[1]。

在山西,庙会最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地方俗称“上庙”、“朝山”、“迎神赛会”、“逛庙会”等。十年九旱的客观环境,让生机艰难的山西人做梦都想过上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而庙会建筑作为承载这一切的客观载体,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祈求生活富裕幸福。每逢庙会,社家就会排练锣鼓、花鼓、赛马、高跷、旱船、花车、鼓车、戏车等文娱节目,庙会迎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神殿抬出神的替身或是神架示众;另一种则是在社家存放,待到庙会时,从社家抬出。

2 宋金时期山西迎神庙会的分布特点

据资料统计,现存依托建筑进行迎神赛会、上庙等活动的地区共有120处之多^[2-3],其中,宋金庙会建筑20处,见表1。

表1 现存有古庙会活动的祭祀点数量统计

所属地区	分布县、市	总数	宋金时期
大同	阳高县1、广灵县2、灵丘县2、浑源县3、左云县1、怀仁1、右玉1	11	0
忻州	原平市9、定襄县2、五台县1、代县1、宁武县1、五寨县1、崞岚县1、偏关县1	17	0
太原	清徐县1、阳曲县1	2	1
晋中	寿阳县2、太谷县6、平遥县3、榆社县1、左权县3、寿阳县1、灵石县1	17	1
长治	潞城市5、长治县1、壶关县2、长子县3	11	1
阳泉	盂县1	1	0
吕梁	汾阳市1、离石区1、石楼县1	3	0
晋城	高平市2、泽州县5、沁水县2、阳城县2	11	4
运城	芮城县8、万荣县7、临猗县7、闻喜县3、新绛县2、稷山县2、河津县2	31	8
临汾	尧都区2、吉县2、安泽县1、浮山县1、襄汾县1、翼城县4、乡宁县1、洪洞县4	16	5

由表1可知,山西庙会建筑数量众多,其分布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2.1 分布众多

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其中,依托庙会建筑进行迎神祭祀活动的县市共有51个,占全省市县的42.9%。从晋南到晋北、从东部的太行山区到西部的吕梁山区,庙会文化建筑覆盖全省大多数地区。

2.2 分布不均

庙会建筑多分布于晋南、晋东南一带,晋中次之,晋北地区则少之又少。主要集中于汾河流域、沁河流域、涑水河流域。其分布特点:大同盆地零星分布,忻州盆地一带线状分布,太原一带片状分布,汾河中下游,以临汾、运城盆地一线密集分布。这一地区的庙会建筑占全省总数的40.2%;山区居民少量,庙会活动稀少,因此现存庙会建筑较少。其他地区则为点状分布,只占全省庙会建筑数量14.8%。

收稿日期:2013-04-24
作者简介:朱向东(1958-),男,山西霍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078251);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9011035)
E-mail:zhuxiangdong.@tyut.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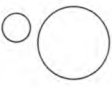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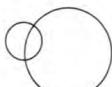
3 地方庙会文化建筑总体布局与基本形制

3.1 总体布局

“无庙不成村,无村没有庙”。古人对庙宇的选择一定是选上好的宝地,结合易经为主,以风水为导向,利用“乘风”、“藏风得水”、“形势”等众多说法,达到“聚气”的目的。寺庙选址一般位于村头或村中社区比较核心的位置。风水选择上喜欢接近山腰,以求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山西省内山脉众多,因此村庙建筑选址多选山底。村庙门口留有一定的空地,空地前方一般设置戏台,戏台平时不用,多为逢庙会期间集中使用。

庙会祭祀建筑与当地村民关系密切,修建选址不会离村很远。而在寺庙建筑的整体布局上,乡村大体保留传统“坐北朝南”或“坐东向西”的单层单座式的建制,有分离型、镶嵌型、融合型三种布置手法,因村落自身发展,周围民居建筑不断向村庙靠近,使村庙在地理位置上不再显得空旷,见表2。

表2 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分布类型

类型	图例	实例
分离型		  晋城市府城玉皇庙 壶关真泽二仙宫
镶嵌型		  武乡洪济院 太原晋祠
融合型		  闻喜后稷庙 文水武则天庙

3.2 基本形制

山西传统庙会建筑深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影响,把原来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改变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情感抒发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4],讲求尊卑秩序、主次分明,而《易经》中“三才”的影响,导致祭祀空间多求“平衡”,以求“弥纶天地之道”,所以表现在建筑上,中

轴对称的整体布局表现尤甚。而这种布局手法较符合人际伦理规范、规矩及礼制。

因此,庙会建筑多采用纵轴式布置,左右对称,为两进院,少量一进、三进院。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个别依地形而布变化)依次为山门、戏台、献殿、正殿、后殿(或寝宫)。以主体殿堂所处的位置为纵轴线,殿左右各配一至两座配殿,山门左右或院内东西角建钟鼓楼。四角以围墙与建筑物后面山墙围成一个长方形四合院。宋、金、元时期的戏台建筑多孤立的建在正殿的庭院中间,面向大殿,后移出庭院,独立的安置在山门之外,正对山门。基本形制可总结为四种,见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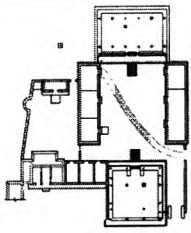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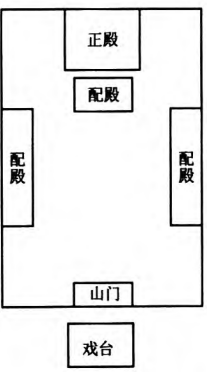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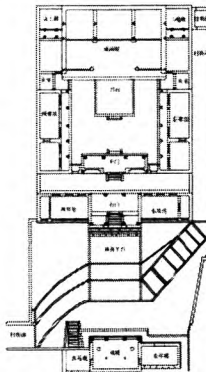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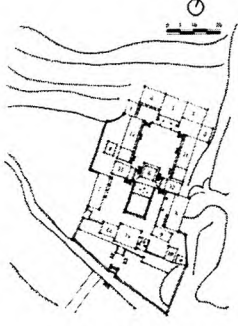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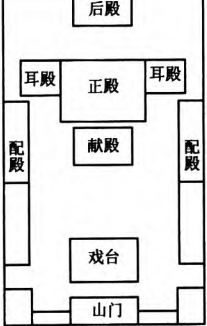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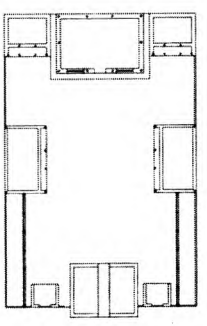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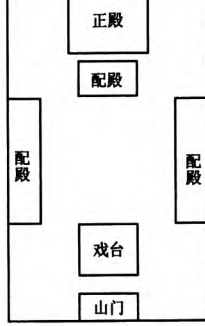
4 契合祭祀文化功能的祭拜空间营造与延伸

在古代社会,民间庙会的形成、发展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完善起来。秦汉以后,随着佛教、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兴起以及民间神灵崇拜的盛行,在神佛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祭祀仪式的带动下,民间庙会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而民间庙会作为一种特殊的及时,其最初是信仰与崇拜鬼神的节日,是寺庙的节日,同时也是善男信女祈求还愿的日子。城乡村舍定日聚众与寺庙内外,举行迎神赛社,并邀请戏班,届时,庙门大开,锣鼓喧天,香客不断,摊贩云集,热闹非凡,献戏酬神,借之娱人^[5]。庙会建筑作为民间庙会的重要载体,在庙会活动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4.1 营造严格神圣的核心祭祀空间

庙会祭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按照一定的步骤来完成祭祀活动的主要部分。庙会建筑最基本的祭祀要素是正殿(或大殿)。正殿是安置神像以供信徒参拜的地方,是举行宗教仪式并激发宗教情绪的地方。具有迎神功能的寺庙大都采用了戏台(山门)——山门(戏台)——庭院——正殿(后殿)这一空间结构。从进入到完成祭祀,整个活动都在这一条主线上进行。山门作为前导,正殿、后殿对应其本身的祭祀功能。祭祀仪式进行时,需从山门进入,两侧绕行至正殿,在祭祀者走过的同时,将其视线引向被四周屋檐围合出的方形天空,从而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纪念性氛围。在这一祭祀流线中,戏台和正殿之间的院落(场地)便成为重要的活动节点。经过这一虚实变化,祭祀空间得到了强化,而围合的院落又保证了祭祀流线和仪式空间的严肃和完整性。

表 3 宋金山西庙会建筑布局形式

实例	类型	实例	类型
			
武乡洪济院平面	外戏内殿 (一进院)	泽州汤庙平面	外戏内殿 (二进院)
			
泽州冶底岱庙平面	内戏内殿 (二进院)	文水武则天庙	内戏内殿 (一进院)

在中轴线上,戏台作为整个院落中相对独立的单体建筑,人们可以灵活的进行布置,也不会影响整体院落的形象和祭祀空间布局。戏台和山门之间比较宽敞的空间,则可以作为祭祀集结,或进行公共活动之用,作为祭祀仪式的前导,起先抑后扬的功能。

祭祀仪式作为庙会迎神、上庙活动的规范,在山西一些不发达地区比比皆是,且各地形式不一,成为活化石。有资料记载并沿用至今的洪继院庙会建筑则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每年的 6 月 23 日举行的洪济院庙会,属于重要的非物质遗产文化,经过多个朝代的发展仍然经久不衰,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在庙会当天上午 8 时辰许,各路参加庆贺的人士在大街上集合,由程郭二姓尊长带领两队,进庙祭神,左队有打旗人、打灯笼人一对,抬贡品人 8 队,还有秧歌乐队参与^[6];右队有善男信女、佛弟子以及各界信士等人,左右并列,整齐有序,吉时从洪济院的山门进入戏院,左队由楼门、右队由鼓楼门一起进入洪济院内,由两侧绕行至正殿前。辰时到,由尊长宣布庙会开始,鸣炮奏乐,文武社火,锣鼓喧天,8 个音乐手用“宫商角羽”的谱子,演奏庆典乐曲,善首点灯烧香,尚飨祭庙,行祭祀礼。

4.2 自发配合村落经济的附属祭祀路线

村落的发展走向总是朝着人口众多的地方。而寺庙往往本身就建在人口稠密地区,或者该地由于有著名的寺庙而变得人口稠密,就山西本土而言,在城镇或乡村的内部,尤其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村落,其经济文化的区域中心、公共活动场所多由庙会的附属祭祀空间转化而来,成为庙会祭祀的延伸。而庙会的形成及发展,大致是遵循着这样的一种模式,当村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根据习俗及崇拜,便滋生出寺庙、商业等公共建筑及公共场地,并随着人们信仰的需求,从祭神、娱神逐渐形成娱人的格局,而后当地就出现了各种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各地迎神赛社习俗的不同,逐渐发展成为以庙会建筑为核心的多种功能的综合,并成带状分布。经过多年封建迷信破除工作,很多实体庙宇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中的一些商业、文化、公共的集散地残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研究庙会祭祀建筑及其发展的佐证。

宋金山西民间庙会迎神仪式,不仅仅会选在特定的寺庙中进行,还延伸至村落或相邻村。逢庙会 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最为古老也是最为普通的公共性活动,因祭祀场地有限,并非任何人都能参与到祭神仪式中,迎神仪式产生就成为了必然。在祭祀空间的选择上,会沿着村落的主要街道、街巷进行,

神的车架则会由身体强健的轿夫,八抬、十六抬抬上庙会,以锣鼓、旗伞、执事牌匾为先导,阵仗宏大热闹,行进过程中,行人不得挡道。神架抵达,即由尊长上香、上供、鸣钟击鼓、顶礼膜拜,以祈求贸易繁荣、生活和谐。

长治武乡洪济院庙会,很好的说明了自发经济与庙会之间的关系。每当正式祭典结束后,本村祭祀人员由尊长带回集合原地,从大井上(柳沟儿口)——戏楼口——前街——后街——石顺破——大井上转三周,并预祝前街金货市场、后街生产生活资料市场、石狮坡至大井上饮食业市场、柳沟儿牛市场,各行各业,生意兴隆,共谋庙会圆满成功(图1)。



图1 洪济院迎神祭祀流线

庙会实际上是祭祀的附属品,也是一种大贸易集市、娱乐场所,每年会在特定时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而这一切皆因其庙而成^[7]。

5 结 语

庙会建筑是山西人文、建筑文化的载体,民间祭祀在信仰的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基础上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消失,反而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保存延续了下来。村中的公共祭祀活动,必须凭借一定的场所才能够进行。而这些庙会建筑作为村落活动的中心,仍然起着核心作用。庙会建筑不仅见证了晋地民众的生活,还见证了村落的发展历史,是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参 考 文 献:

- [1] 邵凤丽. 民间的庙会[J]. 百科知识, 2011(2).
- [2] 陈国梁. 山西集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冯俊杰. 山西神庙剧场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 卢立平. 谈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建筑与哲学[J]. 山西建筑, 2005, 31(9).
- [5] 中国戏曲志编辑部. 中国戏曲志·山西卷[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 [6] 武乡县志编纂委员会. 武乡县志[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7] 周尚意, 赵世瑜. 中国民间寺庙: 一种文化景观的研究[J]. 江汉论坛, 1990(8).

(上接第181页)

1) 普通开口钢管桩模型可以应用于全套管钻进中全回转套管柱的力学分析;

2) 套管柱工作时, 易损坏部位位于套管的下端, 而非传统认为的上端易破坏, 所以应设计出套管靴连接的专用套管以应对应力集中状况;

3) 有限元分析极大的提高了力学分析的效率, 使难以解决的受力简单化。

全套管钻进中套管柱的力学分析填补了国内大口径套管柱力学研究的空白, 丰富了全套管钻进的理论, 对新型全套管设备和套管钻具的研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张明义. 静力压入桩的研究与应用[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 [2] 储王应, 王能民. 静力压桩沉桩阻力分析与估算[J]. 岩土工程技术, 2000(1): 26-28.
- [3] 杨素珍, 王春华, 刘爱娟. 浅谈静力压桩沉桩阻力的估算[J]. 西部探矿工程, 2006(4): 71-73.
- [4] 宋志彬, 冯起赠, 和国磊, 等. CG型全套管搓管成孔设备的研究和应用[J]. 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 2009(增刊): 68-73.
- [5] 尹锦翔. 静压桩沉桩阻力的分析[J]. 山西建筑, 2009, 35(29): 69-70.
- [6] 陆昭球, 高倚山, 宋铭栋. 关于开口钢管桩工作性状的几点认识[J]. 岩土工程学报, 1999, 21(1): 111-114.
- [7] 宋 刚. 全回转套管施工工艺拓展研究及应用[J]. 建筑机械, 2010(7).
- [8] 张利娜, 杨 枫, 吕 波. 全套管钻机在砂卵石地层中成孔施工初探[J]. 隧道/地下工程, 2010(2).
- [9] Chen W Y, Teh C I. A variational solution for downdrag force analysis of pile group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technics, 2002, 2(1): 75-91.
- [10] Lee C Y. Pile groups under negative skin friction [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SCE, 1993, 119(10): 1587-1600.